

易筮通變卷上

卷八

臨川道士雷思齊學

卜筮

洪範之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詩曰爾卜爾筮體无咎言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記之月令則曰孟冬之月命大史鑿龜筮占兆吉山宜若龜筮相須爲用也易大傳曰探賾索隱鈞深致遠成天下之蓍事者莫大乎蓍龜又曰以上筮者尚其占則夫易宜兼卜筮之用者也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金縢目乃卜三龜一習吉於是莫見夫筮記又曰天子无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於是又莫見夫卜而說卦則曰昔者聖人之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以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獨歸夫筮而未始及夫卜也由筮命蓍而蓍筮之用著於大衍之數寔詳且備而龜之卜則莫之一語及也雖亦間見謂龜爲卜蓍爲筮之說於別出而愚自童牛習

見世之常占擲錢以畫卦爻云自京房始矣且賈公彥亦以畫卦之單折重爻之爻謂以錢復見有假於龜之剝中以布其錢者又雜於傳記謂卜得某卦之某卦之大凡且人有常言寔是稱卜卦故亦隨之等視蓍龜卜筮爲一槩未嘗以爲意也蓋嘗見周禮春官之屬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其下有卜師掌閼龜兆龜人掌六龜以其方色與體辨之大卜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

於左傳之類究其成驗乃判然識卜筮之道卜者未嘗引易之筮筮者未嘗引龜之卜也

今疏列爲徵

有專卜而不筮者晉惠公之在梁梁伯妻之梁麌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子曰將生

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圉西質于秦妾爲官女焉邾文公卜遷于緝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遷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既遷而邾子卒齊

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魯文公聞之卜曰尚无及期叔仲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今龜有咎既而齊懿公弑文公先薨惠伯亦卒楚王與葉公救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

將何爲它日改卜子國以爲令尹若是四者見卜之未嘗及於筮卦也有筮而不卜者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

之筮用蓍卷八固未始出於六十四卦之外則卜

自卜筮自筮未始相爲用也況洪範固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遂龜筮共違于人之別則其卦之分校然其辨白黑未始若後世說卜筮者樊然教亂至若是之甚心甚異之由是

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其繇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連秦師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侯伐鄭，楚子救鄭，相遇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卦遇復，䷗曰：南國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贊王傷，不敗。何待？及戰，呂鍛射共王，中目。王曰：天敗楚也。吾不可待。乃宵遷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覶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姪，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之睽，寇張之弒。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若是四者筮則有卦而无晉。

復卜兆辭也。且前之屯復蠱，三卦其繇固皆非周易之辭。後之歸妹之睽，卦辭近周易而亦非也。槩可想見連山歸藏之易，其筮法同而繇辭異也。

有兼用卜筮而卜有辭，筮亦有辭者。魯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聞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大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若是者，卜與筮各有辭。筮之卦辭亦非周易辭也。

有先卜後筮者。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擇公之渝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矣，齊乃譖太子申生至於縊死，遂立奚齊。卒亂晉。

有先筮而後卜者。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而裸，曰：登此昆吾之虛，繇繇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无罪。公親筮之，胥彌

赦占之曰：不害衛侯貞。卜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齋焉。大國滅之，將亡閨門。塞賓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衛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而還若是二

者，雖先卜後筮，先筮後卜，則殊筮无卦辭。卜乃有繇，然爲卜爲筮，不比而同也。其若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曰：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猝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挾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其與之？對曰：苟可以勢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卒以亂國。若是者，卜獨有繇辭，而筮則國詰猶然也。辭與左傳尚未相遠也。若家語謂孔子嘗自筮得貴卦，䷀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進曰：卜者得貴卦吉也。而夫子之不平何也？子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大貴非正色之卦也。夫貨也者，黑白宜正焉，今得貴非吾先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也。由今觀之，是可疑

者且既謂孔子自筮何子張乃謂之卜況其辭與易不類音之彖曰貢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夫子於彖取其文於筮獨尚其質自相抵牾至於此愚故不敢以彖語爲信蓋左氏於專筮而不卜列於傳者尚多有之不克枚舉悉以周易之辭推之周易獨行至今人莫不審悉自家語一事之外卜之用龜兆筮之用著卦斷斷乎未嘗自爲紛糾也抑亦見連山歸藏世固固然唯周易一書卦之更三古四聖之所作述今未云至精至變至少唯六十有四爻之多止於三百八十有四亦見連山歸藏之與周易而爲三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者於禮爲不誣連山歸藏今莫之見例此遯水猶彷彿一二曷嘗如後之俗誘然同譌習稱蓍筮爲卜卦哉說者謂易經由混於卜筮占兆得免秦火固亦或

卜兆漢初似尚存而後世不傳唯北齊高洋欲摹東魏卜於李密亦謂大橫曰漢文之兆也愚意密特誦洋以成其慕耳焉可盡信哉後世卜兆之書沒沒不聞多中何哉嗟乎合其體既三百六十分其頌乃三千六百之富宜乎其不存也誠使其存誰其及之哉何以明之連山歸藏世固固然唯周易一書卦之於至神之用至若經卦與其別者以辭而已少唯六十有四爻之多止於三百八十有四雜然注釋者皆是也及問其蓍筮之唯變所適者則茫然實莫知其爲何事若是者尚欲與之語易不亦難矣愚因論卜筮之不可槩同尚浩歎及之

之卦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諸形容象其物者然其謂太卜所掌經兆之體皆百二十其頌皆千二百乃無得見者豈所謂占兆可脫於火者亦不免邪昔漢文自代來卜得大橫繇日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釋者謂大橫龜之正橫是其體也文帝有土之象則

平通然則變而通所以盡利通其變所以成文八卦成列而象在中因而重之而爻在中剛柔相推而變在中繫辭命之而動在中矣八卦象告爻彖以情言變通以利言吉凶以情遠又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既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繫辭而命之動在其中則又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則辭也者易道之所必不得已也是故易之爲書其道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然則指其所之一字特指其變動之所之適也易變易也所以見天下之動而鼓天下之動者莫不於是乎觀故易之筮謂其爻變而動而有所之適者爲某卦之某卦今之謂辭指所之者爲之卦發也韓康伯於此指所之之下尤注孔穎達疏曰各指所之謂爻卦之辭各序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曠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於惡則其辭惡而已夫以之一字以訓適

非不然也謂卦之變爻之動則未足以明其辭之所之也請亦以左傳明之陳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三乃觀之四爻之否之四爻也故史指觀之四爻之辭若曰觀國之光利用賓子王因以知其代陳有國也晉文公之納王也筮之遇大有之睽三乃大有之三之睽之三也故上偃指大有之三爻曰吉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大有九三易以享焉通者爲享齊崔杼欲取崇公之嬖東郭姜筮之遇困之大過三乃困之三之大過之三也史皆曰吉以示陳文子故文子指困之三爻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且釋之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特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崔杼必取索姜終以亂而家遂滅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三乃明夷之初之謙之初也以示卜楚丘曰明而未融其當旦平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

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攸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爲大火焚山敗於人爲言言敗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蓋明夷初爻辭也其卒以豎牛之亂筮占無一不驗者衛襄夫人元子嬖人婤姶生孟懿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而告之夢協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懿之足不良能行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之比三又曰余尚玄繫尚克嘉之遇屯三以示史朝朝曰元亨又何極烏成子曰非長之謂也曰康叔命之可謂長矣是以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蓋再遇屯卦辭皆曰元亨而屯變子初故之比屯之初爻辭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於是立元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示子服惠伯曰即

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黃中之色也蒙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中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非此三者不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蓋由坤之五之比之五也故釋以坤五之辭也南蒯卒以叛至於亡故嘗例乎是數者而夷考之傳蓋尚多有之皆以所之卦所動之爻言之夫之卦也者占變之事也易有聖人之道則謂以動者尚其變以筮者尚其占故通變之謂事極數知來之謂占事則有之卦也柳古之學易者不惟占也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不惟占則有之卦也凡說諸心研諸慮事會所適言意所致引伸觸類亦未始不用之卦也楚子圍鄭克之晉師救鄭荀桓子聞鄭及楚平欲還曰无及於鄭而勦民焉用隨武子曰善疏季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三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指師之初之臨之初也

鄭游吉至自楚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

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在

復之順䷗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指復

之上之順之上也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

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貪其在周易

豐之離䷼弗過之矣蓋指豐之上之離之

上也其辭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閨其无

人三歲不覲凶也間一歲鄭人果殺之若是

三者尚不過槩舉其卦之一爻之所之爲

然也至於蔡襄對魏獻子之間龍見絳郊則

直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此雖於象龍真龍之事有不容於理討然其所畫之順䷗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指復之上之順之上也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蓋指豐之上之離之上也其辭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閨其无人三歲不覲凶也間一歲鄭人果殺之若是三者尚不過槩舉其卦之一爻之所之爲然也至於蔡襄對魏獻子之間龍見絳郊則直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此

易筮通變卷中

臨川道士雷思齊學

九六

九六

易始於陰陽之畫而陽之畫一而爲奇陰之畫一而爲偶由乾之畫三分而爲巽三爲離三爲兌三卦之偶故曰陽卦奇陰卦偶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雖奇偶少多若可數計而未始謂一爲九一爲六也聖人之作易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天之道曰陰與陽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六位而成章其曰畫曰位者是所謂卦爻也嘗嘗有九六之分哉由重乾卦之畫之位皆陽奇之爻而爻辭上必繫以九且有用九之例重坤卦之畫之位皆陰偶之爻而爻辭上必繫以六且有用六之例而凡卦之爻莫不各繫以九且六學者積於所見所聞之成習以此誠爲九六也從而九六之尤復討其所以然者竊自異之夫九六數也大傳曰極數知來之謂

所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斷其吉凶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唯變所適也變之所適之卦之謂也故曰爻象動手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卦有小大解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學者因之以是審於觀變以立卦倚數以生爻極深乎至精研幾乎至變以至於至神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胸中包有全易之體用其斯至矣

○易筮通變卷上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道教學術

○易筮通變卷中
臨川道士雷思齊學
九六
九六
易始於陰陽之畫而陽之畫一而爲奇陰之畫一而爲偶由乾之畫三分而爲巽三爲離三爲兌三卦之偶故曰陽卦奇陰卦偶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雖奇偶少多若可數計而未始謂一爲九一爲六也聖人之作易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天之道曰陰與陽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六位而成章其曰畫曰位者是所謂卦爻也嘗嘗有九六之分哉由重乾卦之畫之位皆陽奇之爻而爻辭上必繫以九且有用九之例重坤卦之畫之位皆陰偶之爻而爻辭上必繫以六且有用六之例而凡卦之爻莫不各繫以九且六學者積於所見所聞之成習以此誠爲九六也從而九六之尤復討其所以然者竊自異之夫九六數也大傳曰極數知來之謂